

[法国] 大仲马 著 尚林霞 林芳 译



基督山伯爵

下

LE COMTE DE MONTÉ-CRISTO



中国戏剧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

基督山伯爵(下)

[法国]大仲马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目 录

第 六 十 章	急报	(1)
第六十一章	帮园艺家摆脱睡鼠	(7)
第六十二章	幽灵	(10)
第六十三章	晚宴	(13)
第六十四章	乞丐	(17)
第六十五章	夫妇间的一幕	(20)
第六十六章	婚姻计划	(23)
第六十七章	检察官的办公室	(27)
第六十八章	夏季舞会	(32)
第六十九章	调查	(36)
第 七 十 章	舞会	(41)
第七十一章	面包和盐	(45)
第七十二章	圣·梅朗夫人	(48)
第七十三章	诺言	(52)
第七十四章	维尔福家族之墓	(60)
第七十五章	会议纪要	(62)
第七十六章	小卡瓦尔康蒂的进展	(63)
第七十七章	海黛	(69)
第七十八章	亚尼纳来的消息	(74)
第七十九章	柠檬水	(78)
第 八 十 章	控诉	(82)
第八十一章	一位退休的面包师	(85)
第八十二章	夜盗	(90)
第八十三章	上帝的手	(98)
第八十四章	波尚	(103)
第八十五章	旅行	(106)

第八十六章	审问	(110)
第八十七章	挑衅	(113)
第八十八章	侮辱	(117)
第八十九章	夜	(124)
第九十章	决斗	(129)
第九十一章	母与子	(134)
第九十二章	自杀	(138)
第九十三章	瓦朗蒂娜	(144)
第九十四章	吐露真情	(149)
第九十五章	父与女	(157)
第九十六章	婚约	(163)
第九十七章	去比利时	(171)
第九十八章	钟瓶旅馆	(176)
第九十九章	法律	(185)
第一〇〇章	显身	(192)
第一〇一章	赤练蛇	(197)
第一〇二章	瓦朗蒂娜	(201)
第一〇三章	马西米兰	(205)
第一〇四章	腾格拉尔的签字	(211)
第一〇五章	公墓	(220)
第一〇六章	财产分享	(229)
第一〇七章	狮穴	(240)
第一〇八章	法官	(245)
第一〇九章	开庭	(252)
第一一〇章	起诉书	(257)
第一一一章	抵罪	(263)
第一一二章	离开	(268)
第一一三章	往事	(278)
第一一四章	庇皮诺	(287)
第一一五章	罗吉·万帕的菜单	(295)
第一一六章	宽恕	(300)
第一一七章	十月五日	(305)

第六十章 急 报

维尔福先生夫妇回去后,知道基督山伯爵已在客厅里等候他们了。伯爵来访的时候,他们正在诺瓦蒂埃的房间里,仆人就领他到客厅等候。维尔福夫人很兴奋,不便马上见客,所以就回她的卧室休息去了,检察官比较能自制,所以立刻就到客厅里去了。但不管他抑制感情的功夫多么老练,不管他是如何想竭力控制他脸部的表情,他额头上仍布满了阴云,所以当伯爵笑容可掬地向他迎上来的时候,看到他如此阴沉和若有所思的样子,不禁大吃一惊。

“啊哟!”基督山在一番寒暄过后说道,“您怎么啦,维尔福先生?我来的那个时候,您正在那儿起草极重要的起诉书吗?”

维尔福竭力地装出一个微笑。“不,伯爵阁下,”他答道,“在此案中,我是唯一的牺牲者。我被打败了,而攻击我的是恶运、固执和愚蠢。”

“您指的是什么事呀?”基督山以一种装得很巧妙的关切的口吻说道。“您真的遭遇到什么很大的不幸吗?”

“噢,伯爵阁下,”维尔福苦笑着说,“我只不过损失了一笔钱而已——不值一提的事。”

“不错,”基督山说,“像您这样家境富裕,明智博达的人,损失一点钱是无关痛痒的。”

“使我烦恼的倒不全是因为金钱的损失,”维尔福说,“尽管,说起来,九十万法郎倒也是很值得遗憾一下的,但我更恼恨的是这种命运、机遇,或不论你怎样称之为的那种力量,它破坏了我的希望和我的财产,而且也许还会摧毁我孩子的前途,而这一切都是由一个陷入第二次儿童时期的老人所造成的。”

“您说什么!”伯爵说,“九十万法郎?这个数目的确是值得令人遗憾的,即使对一位哲学家来说。这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是谁造成的?”

“家父,我已经跟您谈起过他了。”

“诺瓦蒂埃先生!我好像记得您告诉我说,他已经全身瘫痪,已全身都不能动了?”

“是的,他的确是已全身不能动,也不能说话,但是,您知道,他还有思想和

意志。我刚离开他不到五分钟，他现在正忙着在两位公证人面前立他的遗嘱呢。”

“要做到这一点，他不是一定得说话吗？”

“他有更好的办法——他可以使人家懂得他的意思。”

“那怎么可能呢？”

“用他的那双眼睛。您也看得出，那双眼睛还是很有生气的，甚至仍有足以致人死地力量。”

“亲爱的，”维尔福夫人这时刚刚走进来，就说，“也许你把灾祸太夸大了吧。”

“早上好，夫人！”伯爵鞠躬说道。

维尔福夫人以最殷勤的微笑接受了他的敬意。

“维尔福先生所说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呀！”基督山问道，“那种不可思议的不幸——”

“不可思议这几个字说得太对了！”检查官耸耸肩插进来说，“那纯粹是一个老头子的怪念头。”

“难道没有办法能使他取消他的决定吗？”

“有的，”维尔福夫人说，“这件事仍完全掌握在我丈夫的手里，那份遗嘱现在对瓦朗蒂娜是不利的，但他有力量可以使其对她有利。”

伯爵觉察到维尔福夫妇已开始在转弯抹角的说话了，就显示出一副对他们的谈话并不注意的样子。基督山假装并没在听他们的谈话，但实际上却字字都听进了耳朵里。他们一定要促成女儿和弗兰兹·伊皮奈男爵的婚姻。

“夫人，”维尔福回答，“说句老实话，我一向很尊重我的父亲，一方面是出于天性，一方面是敬重他高尚的道德。父亲这一名义在两种意义上是神圣的，即他赋予了我们以生命，但同时又是我们应该服从的主人，因此应该受到尊重。但现在，由于他恨那个父亲，竟迁怒到了儿子身上，在这种状况下，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老人的智力，如果我按照他的怪念头去行事，那就未免太可笑了。我当依旧敬重诺瓦蒂埃先生。他虽使我遭受了金钱上的损失，但我当毫无怨言地忍受，可我一定要坚持我的决定，社会上将来总会明了事非的。所以我要把女儿嫁给弗兰兹·伊皮奈男爵，因为我认为这门亲事对她很合适，总之，是因为我高兴把女儿赐给谁就可以赐给谁。”

“什么！”伯爵说道。在讲这番话的过程中，维尔福常常把目光投向他，以求得他的赞许。“什么！您说诺瓦蒂埃先生不立维尔福小姐做他的继承人，就是

因为她要嫁给弗兰兹·伊皮奈男爵吗?”

“是的,阁下,就是为这个原因。”维尔福耸耸肩说道。

“我想我认识弗兰兹·伊皮奈男爵先生,”伯爵说,“他不是由查理王十世封为伊皮奈男爵的奎斯奈尔将军的儿子吗?”

“就是他。”维尔福说道。

“哦,依我看,他倒是一个很可爱的青年呀。”

“本来就是嘛,所以我相信诺瓦蒂埃先生只是想找个借口来阻止他孙女儿结婚罢了。老年人对于他们自己所喜爱的事物,总很自私的。”

“但是,”基督山说,“您是否知道这种憎恨是从何而来的吗?”

“啊,真是!谁知道呢?”

“也许那是某种政治上的分歧造成的吧?”

“家父和伊皮奈男爵都是大风暴时代的人物,但我对于那个时代只见识了最后几天。”维尔福说道。

“令尊不是一个拿破仑党吗?”基督山问,“我好像记得您这样对我说过。”

“家父是个十足的雅各宾派,”维尔福说,他的情绪不自觉地脱离了审慎含蓄的范围。“拿破仑曾在他身上披上了一件上议院议员的长袍,但那只不过改变了他老人家的外表而已,他的内心丝毫没变。当家父蓄谋某个计划的时候,他倒不是在为皇帝着想,而是为了要打击波旁王朝。因为诺瓦蒂埃先生有这么一种特点——他从来不作任何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式的计划,而总是力争其可能性,他依据山岳党那种可怕的原则来使那些可能的事得以实现,山岳党做起事来是从不畏缩的。”

“嗯,”基督山说,“我也有同感,诺瓦蒂埃和伊皮奈先生的个人恩怨是出于政治原因。伊皮奈将军虽曾在拿破仑手下干过,但他不是仍保存着保皇党人的思想吗?尽管大家认为他是忠于皇帝的,但他不是有一天晚上在离开拿破仑党分子集会的时候被人暗杀了吗?”

维尔福带着一种近乎恐怖的表情望着伯爵。

“怎么,是我弄错了吗?”基督山问。

“不,阁下,事实正如您所说的,”维尔福夫人说道,“维尔福先生正是为了防止死灰复燃,才想到要用爱的纽带把这两个冤家对头的孩子联合在一起的。”

“这真是个崇高仁慈的念头,”基督山说,“全世界的人都应该赞美这种思想。瓦朗蒂娜·维尔福小姐成为弗兰兹·伊皮奈夫人实在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维尔福打了一个寒颤。他望着基督山,像是要从他脸上读懂他刚才那番话的真实含意似的。但伯爵完全击败了检察官那种具有穿透力的目光,不让对方在他习惯性的微笑底下发现任何东西。

“瓦朗蒂娜失去了她祖父的遗产,虽然这事严重,”维尔福说,“但我并不认为那桩婚事会因此而受挫。我不相信伊皮奈先生会计较这点金钱上的损失。那笔钱是牺牲了,可我将克守自己的诺言,他将来就会知道,我这个人也许比那笔钱更有价值一些。而且,他知道瓦朗蒂娜有了她母亲留下的那份财产本来已很富有了。她的外祖父母圣·梅朗先生和夫人又很钟爱她,他们的财产将来十拿九稳地也是由她来继承的。”

“瓦朗蒂娜这样爱护诺瓦蒂埃先生,其实她的外祖父母倒也应该值得这样爱护,”维尔福夫人说,“他们一个月之内就要到巴黎来了。瓦朗蒂娜在经过了这番羞辱之后,实在犯不上再继续把她自己当半个死人似的和诺瓦蒂埃先生捆在一起了。”

伯爵听了这番自私心受伤和野心失败的话,感到很满意。

“可依我看,”他说——“在讲下面这几句话以前,我必须先请求您的原谅——假如诺瓦蒂埃先生是因为瓦朗蒂娜小姐要嫁给一个他所厌恶的人的儿子而取消了她的继承权的话,那么他不该以同样的理由怪罪那可爱的爱德华吧。”

“对呀,”维尔福夫人用一种无法形容的音调说道,“这难道不是很不公平——可耻地不公平吗?可怜的爱德华也像瓦朗蒂娜一样是诺瓦蒂埃先生的孙子,可是假如她不嫁给弗兰兹先生,诺瓦蒂埃先生就会把他的钱全都留给她,再说,尽管爱德华是这一家族传宗接代的人,可是瓦朗蒂娜即使得不到她祖父的遗产,她还是比他富有三倍。”

这一下突击成功了,伯爵听了,没再多说什么。

“伯爵阁下,”维尔福说,“以我们家庭的不幸来这样款待您实在太不应该了。不错,我家的财产要送给慈善机关了,家父要毫无理由地剥夺我的法定继承权。但我依然很满意,因为我知道,我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我以前曾答应过伊皮奈先生可以从这笔钱获取利息,我仍然要兑现这句话,哪怕我因此而把自己弄得穷困到了极点。”

“但是,”维尔福夫人又把话头拉回到她脑子里不断转着的一个念头上来了,“我们可以把这不幸的事告诉伊皮奈先生,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自动解除他和维尔福小姐的婚约,那也许会更好一些的。”

“啊,那样可就太糟了!”维尔福说。

“太糟了!”基督山说。

“当然喽,”维尔福说,语气缓和了下来。“一桩婚事,谈妥以后再破裂,对女方的名誉总是不利的。而且,我本很希望消除先前的那些的谣言,这样一来,它就立刻又会活跃起来的。不,不行。假如伊皮奈先生是一个光明磊落的男人,他想得到维尔福小姐的心只能比以前更坚决——除非他被欲望所左右,但那是不可能的。”

“我同意维尔福先生的看法,”基督山目光盯住维尔福夫人说道,“假如交情上讲我有资格给他忠告的话,我会劝他把这件事立刻办妥的,使它绝无反悔的余地,因为我听说伊皮奈先生就要回来了。我敢保证,假如这件事成功了,维尔福先生的名誉一定会大振的。”

检察官站起身来,很高兴听到这个建议,可他的妻子却微微有点变色。“嗯,我正是这样想的,我一定接受像您这样的一位顾问的指导,”他伸手给基督山说道。“所以对于今天所发生的这事我们只当它没有发生好了。我们的原先的计划不变。”

“阁下,”伯爵说道,“这个世界虽不公平,但对您如此意志坚决一定会很高兴的。您的朋友将为您感到骄傲的。而伊皮奈先生,即使维尔福小姐嫁过去的时候一点嫁妆都没有——当然不会是那样的——他也会很高兴的,因为他知道从此进入了一个能不惜牺牲信守诺言的家庭。”说完这几句话,伯爵就站起身来,准备告辞了。

“您要走了吗,伯爵阁下?”维尔福夫人问。

“很抱歉,我必须得走了,夫人,我此来的目的只是为要提醒你们星期六的那个约会。”

“您怕我们会忘了是吗?”

“您太好了,夫人,可维尔福先生常常有这么多紧急的事要办。”

“我丈夫已经答应过了,阁下,”维尔福夫人说。“您知道,凡是他说过话,即使在百失而无一得的时候,也从不肯失信的。况且现在他是百得而无一失,那当然会更坚守诺言了。”

“您是在香榭丽舍大道的府上请客吗?”

“不,”基督山说道,“所以您更得赏脸才行,因为是在乡下请客。”

“在乡下?”

“是的。”

“在哪儿?离巴黎很近吗?”

“非常近，出城只一里半路——在欧特伊。”

“在欧特伊？”维尔福说道。“不错，夫人曾告诉过我您住在欧特伊，因为她就是在府上的门前得救的。您住在欧特伊的哪个地方？”

“芳丹街。”

“芳丹街？”维尔福呼吸有点急促地大声说道，“几号门牌？”

“二十八号。”

“呀！”维尔福大声说道，“那么说，圣·梅朗先生的房子就是您买下的了？”

“它原属于圣·梅朗先生吗？”基督山问道。

“是的，”维尔福夫人答道，“您信不信，伯爵阁下——”

“信什么？”

“您觉得那所房子很迷人，是不是？”

“我觉得它很可爱。”

“嗯，我丈夫却从不愿意到那里去住。”

“真的！”基督山答道，“那就是您的偏见了，阁下，那对我可是不利的。”

“我不喜欢欧特伊那个地方，阁下。”检察官竭力控制住他自己说道。

“我希望您的成见不至于影响到我和您聚会吧，阁下。”基督山说道。

“不，伯爵阁下，我希望，我向您保证，我会尽力想法去的。”维尔福结结巴巴地说道。

“噢，”基督山说道，“我不是听任何借口的。星期六，六点钟，我等着您，假如您不来，我就会以为，唉，我怎么能这样想呢？我会认为这座二十年没人住的房子一定曾有过某种阴森可怕的传说。”

“我会来的，伯爵阁下，我一定来！”维尔福急忙说道。

“谢谢您，”基督山说道，“现在勿请你们谅解，我要告辞了。”

“啊，对了，伯爵阁下，”维尔福夫人说，“您刚才说非走不可，我想，您大概会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吧，只是后来讲到了别的事，才把您的话打断了。”

“老实说，夫人，”基督山说道，“我自己也弄不清我究竟敢不敢把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告诉您。”

“哧！告诉我吧，没什么关系的。”

“哦，那么，我要去——我本来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看一件有时候我会对它沉思默想几个钟头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

“一所急报站。现在我已经泄露这个秘密啦。”

“一所急报站!”维尔福夫人重复道。伯爵把自己所看到的急报站的情况绘声绘色地讲给维尔福夫人听,勾起了她浓厚的兴趣,随后他就告别了。在门口遇到了那两位公证人,他们刚刚完成那件剥夺瓦朗蒂娜继承权的工作,自以为已经干成了一件一定可以提高他们声望的大事。

第六十一章 帮园艺家摆脱睡鼠

基督山伯爵驱车出了恩弗城栅,踏上了去奥尔良的大路,但并不像他所说的在当天傍晚,而是在第二天早晨。当经过黎纳斯村的时候,他并没有在那些不起眼的急报站前停下来,而是径直达到蒙得雷塔。蒙得雷塔,大家都知道,就在蒙得雷平原的最高点上。伯爵在山脚下下了车,开始沿着一条约莫十八寸宽的弯弯曲曲的小路上山。一到山顶,他就发觉自己被一道篱笆挡住了,篱笆上挂满了绿色的果实和红色白色的花朵。

基督山找了一下篱笆上的门,不久就找到了。那是一扇小木门,用柳条做的铰链,用一根绳子和一枚钉子做的搭扣。伯爵不一会儿搞清了它的机关,门开了。他于是发觉自己已站在了一个约莫二十尺长、十二尺宽的小花园里,花园的这一面是篱笆,上面挖出一个门,另一面就是那座爬满了常春藤和点缀着野花的古塔。

“这位急报员,”他说道,“一定雇有园丁,不然的话,他本人肯定就是一位热心的园艺家。”突然他在一辆满装树叶的羊角车后面踩到了一样东西,那东西本来是佝偻着的,被他一踩,就站了起来,于是基督山发觉他面前已站着一个人约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他刚才正在摘草莓。

“你在采果子吗,先生?”基督山微笑着说道。

“很抱歉,先生,”那人把他的手举到鸭舌帽的边上,答道。“我没在上面,你知道,但我也刚刚下来的。”

“我不打扰你了,朋友,”伯爵说,“继续采你的草莓吧,假如的确还有些没采完的话。”

“先生,我再道歉一次,我耽搁你了,您大概是一位长官吧?”园艺家胆怯地瞟了一眼伯爵的蓝色上装。

“请放心吧，我的朋友，”伯爵带笑说道，他可以随意把他的笑容变成可怕或慈祥的样子，而这一次他脸上笑容是后者那种表情。“我不是什么视察官，而是一个旅客，是出于好奇心才到这儿来的。我已经开始后悔来参观了，因为这恐怕要浪费你的时间的。”

“啊！我的时间是不值钱的。”那人带着一个凄苦的微笑回答道。“可是，它是属于政府的，我也不应该浪费它，但收过信号后，我就可以休息一个钟头了。对了先生，你认为睡鼠吃草莓吗？”

“哦，我想不会吧，”基督山郑重地回答说，并且举出了史书中的记载，但园丁还是坚持明年一定要严加看守自己的草莓。基督山看够了。每个人的心里都热爱着某样东西，正如每一种果子里都有一种毛虫一样，这个急报员所热爱的是园艺业。他开始来摘掉那些使葡萄被遮住，而享受不到阳光的叶子，所以才博得了那位园艺家的欢心。

“您是到这儿来看发急报的吗，先生？”他问。

“是的，假如不违反规定的话。”

“噢，不，”那园艺家说道，“根本没什么规定不许人看，况且看看也没什么危险，因为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

“我听人说，”伯爵说道，“你们对于自己所传达的信号也并不是都懂的。”

“当然喽，先生，我最高兴的就是这一点。”那个人微笑着说。

“你为什么最高兴这一点呢？”

“因为那样我就没责任了。我只是一架机器而已，只要我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别的就一概都不用管了。”

“难道我是遇到了一个没有野心的人吗？”基督山心里自问道，“那会把我的计划弄糟的。”

“先生，”那位园艺家瞟了一眼日规说道，“十分钟快过去了，我得回去干我的活了。请您和我一起上去好吗？”

“我跟着你。”

基督山走进了这座塔。“要学会急报术得花很长时间吗，先生？”基督山问。

“学会它用不了多久，只是工作很单调，令人厌烦极了。”

“薪水是多少？”

“一千法郎，先生。”

“太少了。”

“是的，但你也看到了，我们是供给住处的。”

基督山望着房间。“希望他不要十分依恋他这个住处才好!”他心里默想着。

在彻底了解了这个急报员的生活现状后,他先后两次从口袋里抽出二万五千法郎的钞票,让自己想要传播的信息立即从这个急报员手里发了出去。把伯爵交给他的那三组信号接连发了出去,根本不顾那右边的通讯员在那儿是多么得惊奇,后者由于不知道其中的变化,还以为这位园艺家发疯了呢。至于左边的那个通讯员,他如实地转达了那些同样的信号。于是那些信号就忠实地传向了内政部长。

“你现在发财了。”基督山说道。

“是的,”那个人回答说,“但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呵!”

“听着,我的朋友,”基督山说道。“我不希望你产生丝毫的后悔之意,所以,相信我吧,我可以向你发誓,你这样做不损害任何人,你只是执行了天意而已。”

那人望着钞票,把它们抚摸了一阵,数了一遍,他的脸色由白转红。然后他向他的房间里冲去,想去喝一杯水,但还没等跑到水壶那个地方,他就晕倒在他的干豆枝堆里了。五分钟之后,这封新的急报送到了部长的手里,德布雷吩咐套车,急忙赶到了腾格拉尔府上。

“你丈夫有没有西班牙公债?”他问男爵夫人。

“我想有的吧。的确!他有六百万呢。”

“他必须卖掉它,不管是什么价钱。”

“为什么?”

“因为卡罗斯已经从布尔日逃了出来,回西班牙了。”

“你怎么知道的?”

德布雷耸了耸肩。“竟想到来问我怎么知道那个消息的!”他说道。

男爵夫人不再问什么了。她急忙奔到她丈夫那儿,后者则立刻赶到了他的代理人那儿,吩咐他不管什么价钱赶快卖掉。大家一看到腾格拉尔抛出西班牙公债,西班牙公债就立刻下跌了。腾格拉尔虽蚀掉了五十万法郎,但他却把他的西班牙证券全部都脱手了。当天晚上,《消息报》上登出了这样一段新闻:“急报站讯:被监禁在布尔日的国王卡罗斯已逃脱,现已越过加塔洛尼亚边境回到了西班牙。巴塞罗那人民群起拥戴。”

那天晚上,大家别的什么都不谈,只谈论腾格拉尔有先见之明,因为他把他的证券全卖掉了,又谈到了他的运气,因为在这样一个打击之下,他只蚀掉了五十万法郎。那些没有把证券卖掉或收购腾格拉尔的公债的人,认为自己已经破

产了，因而过了一个极不愉快的夜晚。

第二天早晨，《警世报》上登出了下面这段消息：“《消息报》昨日所登有关卡罗斯逃脱，巴塞罗那叛变的消息毫无根据。国王卡罗斯并未离开布尔日，半岛仍处一片升平气象中。此项错误，系由于雾中急报信号误传所致。”

于是西班牙公债立刻飞涨了起来，其上涨的幅度是下跌的两倍。把蚀掉的本钱和错过的赚头加起来，腾格拉尔一下子损失了一百万。

“好！”基督山对莫雷尔说道，当这个暴跌暴涨的怪新闻传来的时候，后者正在他的家里。“我刚才有了一个新发现，可以用二万五千法郎去买到我愿意付十万的东西。”

“你发现了什么？”莫雷尔问道。

“我刚刚发现了一种把一个怕睡鼠吃他的桃子的园艺家拯救出来的方法。”

第六十二章 幽 灵

欧特伊村那座房子的外表，乍一看，并不见得怎么富丽堂皇，它使人想不到这会是那奢华的基督山伯爵的别墅。但这种朴素的情调是颇符合房子主人的心意的，他曾明明白白地吩咐过，不许外表有任何改变。他亲自画了一个图样给贝尔图乔，上面标明了每一棵树的地点以及那条代替石子路的青草走道长度和宽度。贝尔图乔先生充分显示了他在陈设布置方面的风趣和办事的果断迅速。所以这座房子已完全变了样。还有一点是最能显出主人学识渊博、指挥有方、理家办事得力的，就是：这座闲置了二十年的房子，在头一天晚上还是这样凄冷阴森，充满了令人闻之作呕的气味，几乎使人觉得好像嗅到了那陈年的气息，但在第二天，它却换上了一副生气勃勃的面孔，散发出了房子主人所喜爱的芳香，透露出使他心满意足的光线。当伯爵到来的时候，他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摸到他的书和武器；他的目光可以停留在他心爱的绘画上；他所宠爱的狗会摇头摆尾地在前厅欢迎他；小鸟们那悦耳的歌声也使他非常高兴；于是，这座从长眠中醒来的房子，就像森林里睡美人所在的宫殿般顿时活跃了起来，鸟儿歌唱，花儿盛开，就像那些我们曾流连过很久，当不得不离开的时候，以致把我们灵魂的一部分留在了那所房子里一样，仆人们也高高兴兴地在前庭穿来穿去的；有些是在厨房里干活

的,他们飘然地滑下前一天才修好的楼梯,就好像在这座房子里已住了一辈子似的;有些是车房里干活的,那儿有一箱箱编了号的马车备用,看起来就像是已在那儿至少安放了五十年似的,在马厩里,马夫在同马说着话,他们的态度比许多仆人对他们的主人还要恭敬得多,而马则用嘶鸣来回答。

书房里有将近二千册书,分别排在房间的两边。一边完全是近代的传奇小说,甚至前一天刚出版的新书也可以在这一排金色和红色封面所组成的庄严的行列中找到。在其他各种家具里,伯爵都找到了他所要找一切——嗅瓶、雪茄、珍玩。“很好!”他说道。于是贝尔图乔就喜不自禁地退了出去。伯爵对于他周围所有人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强大。

六点整,大门口响起了得得的马蹄声,是那位驻阿尔及利亚的骑兵上尉,他是骑着米狄亚来的。基督山含笑在门口等候他。

“我就知道一定是我第一个到,”莫雷尔大声说,“我是有意要比别人早一分钟到您这儿的。尤利和埃曼纽埃尔托我向您有意万分地道歉。啊,这儿可真漂亮!但请告诉我,伯爵,您有人照料我的马吗?”

“放心好了,亲爱的马西米兰,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又有两辆马车驶来,一直赶到台阶前面才停住。德布雷脚一点地,便站在了车门前面,他伸手给男爵夫人,男爵夫人便扶着他的手下了车,她扶手时的态度有点异样,这一点只有基督山才觉察得到的。真的,什么也逃不过伯爵的眼睛。他注意到一张小纸条从腾格拉尔夫人的手里塞进了部长秘书手里,塞得极其熟练,证明这个动作是常做的。腾格拉尔夫人的后面出来了那位银行家,只见他的脸色很苍白,好像他不是从马车里出来而是从坟墓里出来的似的。腾格拉尔夫人向四周急速并探询地望了一眼。只有基督山一个人能看懂这一个眼的意义。她在用她的眼光拥抱前庭、廊柱和房子的正面,然后,压制住内心微微的激动,不让脸色变白,以免被人识破。她走上了台阶,要求莫雷尔把那匹米狄亚卖给她,但因为基督山的参与,她没能如愿以偿。腾格拉尔有些生气地制止了她的行为,但她竟假装没听见,什么也没说。基督山看到她一反常态,竟能忍气吞声,就微笑了一下,指给她看两只硕大无比的瓷瓶,给她讲起了它们的来历。这时,腾格拉尔对这些奇奇怪的事不感兴趣,正机械地在那儿把一棵桔子树上盛开着的花一朵一朵地扯下来。扯完了桔子花,他又去撕仙人掌,但这东西可不像桔子树那么容易扯,所以他被厉害地刺了一下。他不禁打了个寒颤,抹了抹眼睛,像是刚从一场梦中醒来似的。

“巴陀罗米奥·卡瓦尔康蒂少校和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子爵到!”巴浦斯汀

在通报。

系着一条刚从裁缝手里接过来的黑缎子领巾，灰色的胡须，一对金鱼眼，一套挂着三个勋章和五个十字奖章的少校制服，这些的确都显示出了一个老军人的派头。这就是巴陀罗米奥·卡瓦尔康蒂，我们已经结识过的那位慈父的仪表。紧靠在他旁边，从头到脚穿着一身新的，满面笑容的，是我们也认识的那位孝子——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子爵。他们父子的出现，引起人们的一声讨论。“维尔福先生偕夫人到！”巴浦斯汀喊道。

“那两个人进来了。”维尔福先生虽极力自制着，但他的神色明显地很不自然，当基督山和他握手的时候，他觉得那只手有点颤抖。“的确，只有女人才知道怎么装模作样。”他自己心里说，同时瞟了一眼腾格拉尔夫人，腾格拉尔夫人此时正在对检察官微笑，然后他拥抱了一下他的妻子。过了一会儿，伯爵看到贝尔图乔踏进了隔壁房间里（在这之前，贝尔图乔始终都在另外几个房间里忙碌着）。伯爵走到他跟前，故意让他去看房间里的客人，并有意地观察着他的表情。“天哪！”只见贝尔图乔惊叫道。他指着腾格拉尔夫人，“原来她就是那个孕妇，那个一边散步、一边等候……”贝尔图乔呆立在那半开着的门口，瞪着眼，头发直竖了起来。

“等候谁？”

贝尔图乔没有回答，只是指了指维尔福。“噢，噢！难道我没杀死他！”

“真的，我看你快要发疯啦，好贝尔图乔。”伯爵说道。

“那么说他没死！”

“六点半刚才敲过了，贝尔图乔先生，”伯爵严厉地说道，“曾吩咐过这个时候开宴的，我可不愿意多等。”于是他回到了他的客人那儿，贝尔图乔在墙上靠了一会儿，勉强回到了餐厅里。五分钟过后，客厅的门大开，贝尔图乔像尚蒂伊的瓦代尔[瓦代尔是贡德公爵的管家，一次，公爵在尚蒂伊宴请路易十四，他因为未能将鲜海鱼及时送上，感到羞愧而鼓足最后的勇气拔剑自刎。——译注]一样，鼓足最后的勇气说道：“禀告伯爵阁下，酒席准备好了。”

基督山伯爵把他的胳膊伸给了维尔福夫人。“维尔福先生，”他说，“请您引导腾格拉尔男爵夫人好吗？”

维尔福从命，于是他们转到了餐厅里。